

大山歌



张峻著



大 山 歌

张 峻 著

封面设计：张 庚

礼花文学创作丛书

大 山 歌

张 峻 著

•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9年8月第1版

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9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65 定价 0.57 元

目 次

《大山歌》序	张庆田(1)
宋万义老头	(10)
钱	(24)
弟弟的婚事	(32)
夜过黄土岭	(43)
山庄一农家	(51)
尾台戏	(59)
古庙夜记	(69)
蚕 娘	(78)
搭 桥	(88)
宜入新春	(103)
赶 集	(115)
山乡道上	(130)
弦音荡谷	(142)
大山歌	(163)
秀岭春风	(202)
“穿透山”侧传	(223)
老葛回地委	(241)
山大王	(262)
海燕赞	(279)
在三号病房	(289)
校后小记	(298)

《大山歌》序

张庆田

《大山歌》收进了张峻同志二十篇作品。其中五十年代五篇，六十年代九篇，七十年代六篇。集子的名字所以叫《大山歌》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反映山区生活和建设的。

我和张峻同志第一次见面，是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。那时，他在短篇创作上已是初露头角。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集《夜过黄土岭》。一九六二年《河北文学》在保定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，张峻同志应邀参加，写了《尾台戏》，从此，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，更加活跃起来。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《搭桥集》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又出席了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。一九六六年二月调河北省文联，从事专业创作。但，仍在一个区委兼职。一九七〇年他到海河工地深入生活，一九七四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擒龙图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又发表了《老葛回地委》、《山大王》等短篇。这本集子就是从上述短篇中选出来的，这是张峻同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一个缩影。遵作者之嘱，让我在集子前面写几句话，这对我来说，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，愿把自己学习体会，写在下面，这也叫作“序”吧。

读某些文学作品，往往象欣赏画一样，给人以艺术享受。有的作家的作品象油画；有的作家的作品象水彩。有的作家擅长白描；有的则擅长工笔。而我读张峻同志的作品，却象欣赏一幅幅风俗画。

一个画家画出山川的秀丽，大自然的风光，固然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画出风土人情，世态的炎凉，勾勒出某个时期的剪影，使人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，受到一些鼓舞，这恐怕也是作家、画家或者一切文学艺术家的共同任务吧！

我所以称张峻同志的短篇小说为风俗画，就是从中得到了上述享受。

《宋万义老头》、《钱》是五四年的作品。当时，正处在由互助组向合作化转变的初期，我们看到了摆脱旧习惯，相信新技术，克服困难闹丰产的翻身农民的形象——宋万义；而魏财老头却是由“旧脑袋瓜”变成“新脑袋瓜”的一个典型。欣赏这两篇单幅画，就会使你联想到那个时期更多的东西，联想到翻身农民在党和政府的指引下，逐渐摆脱封建压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，向新生活过渡中产生的新精神、新风貌。

然而，真称得起一幅风俗画的，还是《山庄一农家》。这是一九五九年，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作品。

山庄，大雪纷飞。

一个享受着晚年幸福的老人在“当唧唧”地弹着蟒皮弦

子，逗着孙孙玩耍。

一个老太婆在摇着纺车纺麻绳。

接着孙孙的妈妈回来了，一会儿，她又被叫走给人去接生。转而，又进来个健壮的小伙子，是孙孙的爸爸——三猫，他向老人们讲述了给队里“捣腾梨”的情况……最后，这幅画形成了。作家是这样描绘的：

吃晚饭的时候，三猫媳妇回来了。我们六个人，团团地围了一桌，有了她，屋子里就显得格外热闹。她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，扯着高嗓门，叙说王家媳妇生小孩的过程；又埋怨她爱人，不该给我做面汤，说“栗子饽是稀罕物”。在让我吃菜时，也总让让两位老人，并一再往老人碗里夹肥肉。老太婆眼力不太好，媳妇就尽心地把肉堆到她眼前的菜碗里，还告诉她挑硬的夹，结果一夹一块肉。她就说：“今晚的菜，全是肉啊？”说得媳妇忍不住笑。老爷爷逗她说：“菜里的肉倒不多，是肉抢着往你跟前跑。”逗得三猫和我也笑了。

突然，一只小花猫，“嗖”地跳上炕来，被娃娃一下子将它抱住，说：“爷，给小猫块肉吃，它还给我捉雀呢！”

老爷爷故意逗他说：“爷也给你捉麻雀呀，怎么不想着给爷夹肉哩！”

小家伙没话可答，小脸一冷，去摇他妈的胳膊：“快给爷夹肉！快！”逗得大伙又齐声笑了起来。

欢笑的气氛中，我久久地望着墙上贴的那幅画——“幸福之家”。

看！作家连画的题目都标明了。但是，他并没就此打住，还有弦外之音：

“真的”，她的细眉一竖，郑重地指着老人说：“他们姓魏，原来在沟里西山根住，光他们两位老人，在队里享受‘五保’。我们想，他们俩都七十多岁，没人侍奉，先让他们享受‘一保’吧。和队里一商量，就把他们接到我们家来了。这一来，两家并一家，同志你瞧，是个多么圆满的家呀！”她说，又笑了。

你读到这里，才真的找到了这幅画的主题“公社一家春”！这幅风俗画把我们带到那个年代的气氛里，回味起来，真是余音绕梁……

二

短篇小说要讲究结构。任何结构松散的现象，任何多余的东西，都会使小说本身受到损害。张峻同志在短篇小说结构上有独到之处，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作品尤其显著。有些作品，读起来有空谷传音之妙。我非常喜欢他的《古庙夜记》。

这个短篇有三个人物出场。一个是小会计杨洪秀，一个是蔫大头李茂深，一个是“灰白眉毛老人”——公社的老书记。开始，读者以为作者一定是写老书记的，因为作者随意给老书记安排了两个细节，一个是对小会计说：“你姐捎信让你给她留点花椒籽。”另一个是让蔫大头李茂深请客，李茂深不请。“好，好，不请也罢。”老书记洗着脚说，“可是我得告诉你，那头姑娘已经吐话了。”这两个细节把一个关心群众，联系群众，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层干部形象写活了；可是作者笔锋一转，虚写了一个“骂破天”，用小会计的话说是：“听，‘骂破天’又闹夜市了！”接着，通过小会计和蔫大头的嘴，讲出了‘骂破天’和生产队长这一对矛盾。而这两个同情队长的小伙子，正要去劝架的当儿，这个矛盾却解决了。

老书记仰起头，笑着问道：“怎么？她骂累了？”

“她才不累呢，是叫队长给劝住了。”小会计喘着粗气学说，“嘿！我俩刚走到她家墙外，听她骂得正来劲，杨队长却担着两桶水进了她家院子。他一进院就喊：‘四婶子，您骂得口渴了吧？我四叔没在家，我给你送挑水来了。’嘿！他这一喊也算灵验，‘一层皮’立时不吭声了。”

接着，这两人又述说队长的历史，讲队长如何处理和来福的关系；讲队长扛长活时，如何跟地主打架……可是，接着又传来了叫骂的声音，于是两人又去劝架，不多工夫，两个小伙子又叫呱呱地回来了。原来这回骂人的是队长的老

婆：

“骂他熊包，当干部没多挣分，倒挣了骂。”小会计又学起队长老婆的腔调：“‘莫非说你有那口瘾，还嫌她骂的轻？又给人家去挑水，臊死人哟！’……”

茂深也一旁咧嘴帮腔道：“我是佩服咱队长啊，老婆那么数道，他搓着下巴嘻嘻地笑着说：‘只要人家认错改错，关心整体，咱挨两声骂就算了。’我看哪，一会儿好唱‘秋胡跪妻’了。”

你说妙不妙，骂人的没出场，挨骂的没出场，而且通过这两骂，把一个全公社的模范党员、生产队长，前些天又被选为出席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光辉形象勾画出来了。如果，作者不是这样写，要直抒其实，哪能获得这样的效果呢？

其它几篇象《赶集》、《宜入新春》、《搭桥》等，在结构上虚实结合，以实写虚，均有独到之处。

三

“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”。如果说画家是用线条、色彩来塑造形象，那么文学家的主要工具，就是语言。文学作品必须用语言来充分地、明确地描写事实后面所蕴藏的社会生活的意义。这种语言应当是从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汲取来的，经过作家的提炼，使之变成文学语言，用它来塑造形象，描绘事物的本质。当然，除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外，

还要向外国人和古人学习，也就是向书本中学习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向人民群众学习。

张峻同志短篇小说中的语言是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。以《尾台戏》为例：

“三娘们，起窝没？”

.....

羊倌老婆听出是二毛的语声，便在屋内大声回话：“干啥？有屁你就放！”

“我要进屋！”

“进屋谁还怕你抢奶吃！”

这些简明带点粗野的对话，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冀中平原的，也不是冀西太行山的，而是关外的，关外那种粗犷的，富有表现人物性格的对话，使这篇小说增加了色彩。

同样，作家在运用语言对景物的描绘上，也有他自己的特色。

飘飘扬扬的大雪片，下了多半天，傍晚时分才停住了。西北角上渐渐闪出了蓝天，昏黄的太阳光斜射在地面，象银滩上又撒了层金沙，闪耀着鲜艳的光彩。但不多时，地面上便卷起小风，风中夹杂着雪粒，吹打在人脸上海得分外尖厉。

——《夜过黄土岭》

蚕室是间极普通的屋子，里边的摆设却很复杂：一层层楼阁似的蚕铺，全是用秫秸秆排成的。蚕铺右边，堆着大批湛绿的桑叶。举目往高处一望，四周墙壁和屋顶，悬挂着许多为蚕作茧用的松枝，一脉苍翠。眼前的一切，使你仿佛立在苍山绿林之中。

——《蚕娘》

这可以看出作者写景、状物，十分简洁、明晰，惜墨如金，没有赘语，繁笔，有作者自己的风格。如果，没有这样精练的语言和表达思想勾画事物的能力，就很难做到结构严谨，调子明快。

四

张峻同志在文学创作中所以能取得如上成就，这和他的生活经历、政治素养、刻苦的磨练是分不开的。他只读过四年小学，十六岁参加革命，曾任过区委文书、宣传委员、县委通讯干事、秘书，原热河省组织部干事、承德群众报社编辑组长、编委。文化大革命后，为了深入生活，又到灵寿县担任副书记。他从一九五〇年就开始写作，创作态度是严肃的，并且，脚踏实地的沿着生活、学习、创作的道路循序前进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张峻同志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了《老葛回地委》等几篇批判“四人帮”的作品。但是，如果进

一步探求，觉得张峻同志有些作品，失去了原来所具有的某些特色，如《大山歌》（原载1966年8月号《人民文学》），从结构上看显得松散，人物繁多，夹着主人公的冗长回忆，使人读起来很吃力，如果，认为这样就是“深厚”，还不如说是累赘。另外，几篇批“四人帮”的作品，虽然不乏新意，但总觉得有图解主题的偏向。我认为，作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，除去受“四人帮”的主题先行的影响外，还是生活问题。作者的根据地是冀东燕山区，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虽然跑遍了海河，又到冀西太行山区生活，但，这就象一株燕山松树从原土壤里拔出来，又移栽到太行山上，是否能很快扎下根去，还很难说。这样，在作品中的那些泥土风味，那些纯朴的生活细节就显得少了！读起来也就不那么亲切了！恐怕这也是目前一些作家的通病。

新的长征开始了！我们期待着张峻同志的新作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

宋万义老头

秋收的时候，人们从镇子的东门就可以看见二里远的东山脚下，有一座灰黄色的草房院落。院子南边的场院里，排着一排谷垛。靠近一看，你就不敢肯定那是谷子，简直象是一堆谷穗。金黄黄的，非常耀眼。路过这里的人，不论肩上挑多重，背上背多沉，都要放慢脚步，夸奖一阵子，至少也要翘起大拇指，喊声：“嘿！这真是‘盖全镇’！”

谷垛北边，蹲着一位黑胡子老人。他身披一件新夹袄，一手拿着看雀的羊铲，一手托着含在嘴里的短杆烟袋，望着这片谷个子发笑。他就是这些谷垛的主人。他原是山东人，早年的历史人们都不太详细，可是谁都知道，解放前他在镇子里要过八年饭。土改时，他在群众大会上诉苦：给日本人当过苦工，在马路旁露过宿。就是在眼前这块土地上，也洒遍了他的血泪。过去，这是地主的园子，并没有房子，只有一个八下露天的小马架，他住在这里，捎带着给地主看园子。在这里，暴雨浇死了他的二儿子，严寒冻掉了老伴的三个脚指头……一九四八年来了共产党，救活了他全家三条命，分了

地，安了家。照他自己的话是：“从俺娘肚里爬出来，第一回尝到当人的滋味！”就因为这，他送儿子保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他六十岁了还不服老，不用村里包耕，还代耕别的军属的土地。政府提出什么号召，他总是带头先干。这些年，从互助合作、抗旱、捕虫等很多事情中，他体验到：政府领的道没错。因此，他今年在改进农业技术中，又打了“响炮”。

从谷子秀穗一直到上场，他哪天都是眉开眼笑的。特别是收割时候，他抓过那一尺多长的谷穗，乐得撒不开手。有一天黑夜，他睡在梦中，“噗哧”地笑出声来。老伴惊奇地问他：“保海爹，笑啥呀？”他一翻身，叭哒着嘴说：“吓！好家伙，我三亩地打九石粮！”老伴使劲推醒他，说：“看把你乐成啥样了！”他睁开眼，故意装做不知道地说：“哼！俺没说啥呀！”

二

宋万义研究改进农业技术，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。

去年，刚过旧历正月初五，县里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几位同志来到镇里，组织大伙学习农业技术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老宋冒着刺骨的寒风到镇上去学习。会场就设在镇政府大院的北间屋里，四、五十号人，挤得满登登的。讲课的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，连说带比划。什么肇源丰产经验啦，合理密植、分期追肥啦……这些字眼儿，老宋一句也没记住。第三天，讲课的方法变了：桌上摆着几个谷穗，黑板旁边挂着一杆秤。往日讲课的那个小伙

子，拿起一个谷穗问大伙：“这个穗大小怎样？”

“中等个！”大伙说。

他又回手取过秤，把刚才那个谷穗揉了又揉，吹了又吹，然后将所有的谷粒放在秤盘里，说：“大家看，‘秤平斗满’，这个穗不高不低整一钱五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”好些人说。

他放下秤，两手不停地摆弄着谷粒说：“如果我们拔苗时，留一寸多远一棵，一亩地就留六、七万棵。一七得七，五七三十五，哈！一亩就打一千来斤粮食啊！”这时，大伙立刻轰嚷起来：

“哪能打那些？”

“人家说的是合理密植嘛！”

“也许行？‘小鸡不尿尿，各有一条道’呗！”

宋万义惊喜地推推他身旁的孙保林说：“大兄弟，你看怎样？”孙保林摇摇头，啥也没说。散会了，人们都嘁嘁喳喳地议论着，宋万义又问孙保林：“到底能不能打那些？”孙保林悄悄地说：“还得说稀谷秀大穗啊！弄好了，一穗比十穗多出粮。”

一路上，老宋低着头，心里反复地掂算：信政府的还是信老孙的？人家老孙，镇里很多人都称他是“庄稼佬”，他的地年年都比别人的地多打粮；可是政府还能叫庄稼人吃亏吗？要按政府的新法儿，一亩就收一千来斤粮食哪！老孙的地，他哪年收过一千斤？

晚上，他睡不着觉，和老伴商量。老伴劝他说：“那可不是玩的，弄不好，明年就得挨大饿呀，还是用老法子把准。”

“我就信政府的话了!”老宋肯定地说。他这人从来就有这样一个脾气：他看准要办的事，别人咋也拦挡不住；他看着不好的事，别人强要他干也不行。孙保林听说老宋要“合理密植”了，特意地劝说他四五次，让他今年先少种一点试试看。老宋坚决不干。最后孙保林说：“宋大哥，咱们都是靠翻土块吃饭的呀，不能人家‘给个棒槌就纫针（认真）呀!’这句话不但没打动老宋的心，反倒把他惹翻了：“老孙，你这不是明明叫俺不相信政府!”

“照你说，我是破坏生产了呗?”孙保林翻楞着眼睛，随后又拍手打掌地说，“我多心！我为的是谁？唉，我真不如在家哄孩子喽!”

“你说啥?”老宋用手指着老孙问，“你姓宋不？不姓宋就别管我的事!”老孙一听，便跺脚大骂：“你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’，呸！狗色，捧出你的蛋黄子来!”

从此以后，他俩虽在一块儿干活，也不说一句话。互助组长王林一想：他俩在一个互助组里，早晨不见晚上见，老这么别扭着会影响生产，给他俩和解了几次，老宋说：“俺心里没啥，说过去就算了。”可是孙保林总憋着一股气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到七月了。凉风微微地吹来，刚秀齐的谷穗，随风一起一伏，好象海面的波浪。宋万义两眼瞪着自己这片油绿的庄稼，心里特别高兴。

“哈!”老宋闻声急忙回头，一看是本组组员小三，站在他背后喊：“宋大爷，大喜了!”

“喜啥呀?”

“镇里很多人都到你地里参观来了!”